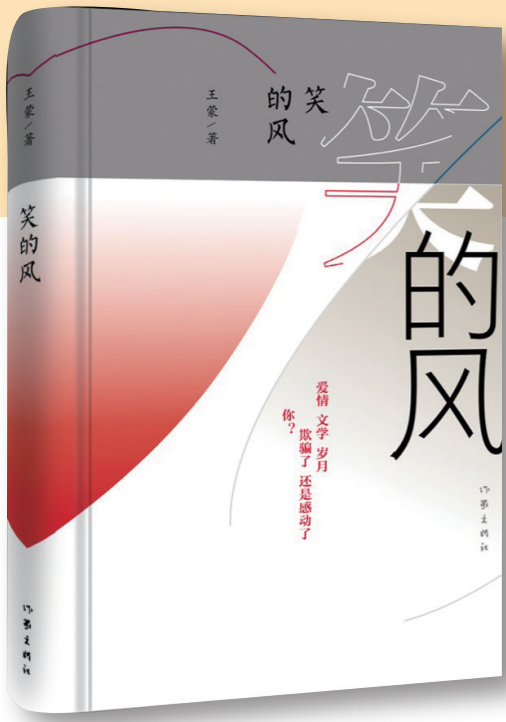


一曲温柔《乡恋》痴

□王蒙



手术后第二天,傅大成遵医嘱忍着痛站立排气,第三天恢复了流质进食。第六天他出了医院。

衰弱的他想起了面向四十岁时发生的一切,他想起了鲁迅在《二心集·宣传与做戏》里的话:杨小楼做《单刀赴会》,梅兰芳做《黛玉葬花》……倘使他们扮演一回之后,就永远提着青龙偃月刀或锄头,以关老爷、林妹妹自命……那就实在只好算是发高烧了。

……有人恋爱得死去活来,适合编演出演题咏献花成全大角儿巨星。有人平平淡淡地婚丧嫁娶、上炕苟且,后来是兴味索然,弃之可惜,食之无味,再无味也还可悲,再无趣也不能闹邪了。

虽然是才刚做完了腹外科急诊手术,从眼神上,从容颜上,从声音上,从身体、手足、皮相、筋骨的种种状态上,白甜美立即感觉到了傅大成的情义,她流出了眼泪,结结巴巴地说:“我其实知道,我们俩不是,我们不门当户对,门不当户不对。我要嫁给你是我傻,我土,我嘛也不懂。嫁给你以后才知道你迷的是文学,姐妹们告诉过我,我不懂,可是我听说过,我也想得到,作家神经,蒙人,作家折腾人、坑人,作家败家,作家靠不住,作家还得罪人,老是犯错误,找倒霉,受处分。有了什么来着,你们叫文学,就没有了好日子。我明白着呢,我早就知道你发达了必定会蹬掉我……我知道,我知道……你不要说别的了,过一天就一天吧,让我多侍候你几天,你把我带到了乙城,乙城有电影院也有百货公司,有大马路还有那么多警察,有出租汽车也有马的(马车的士)……我还要告诉你,我有钱,比你有钱,你想不到的……”

白甜美向傅大成讲述了自己的创业计划。她听服装厂的工友们说,省城里已经出现了民营棋牌室,一位工友的叔叔在工商局工作,他们能够协助她办理申请,申请表不用她自己填。她的棋牌室里将供给棋牌,提供茶水、可乐、酸梅汤、豆浆、鲜榨果汁、北冰洋汽水、红果汤……她要学着新建的大宾馆的样子,学着高级人的样子,买进各种水果,洗净、削皮、切片,放到小玻璃托盘上,配上牙签提供给顾客享用。对这种吃水果的办法,他们最先是“文革”的大字报揭露的一个“走资派”身上学到的。她还正在研究咖啡与冰砖冰激凌雪糕,她正在订购苏州出厂的冰柜。

……大成紧紧地搂住白甜美,更正确地说是更深更紧地钻到了挤到了甜美的怀里,他哭得鼻涕眼泪,他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他忽然一通百通,一顺百顺:让自由恋爱的人自自由由地去爱去抱去离去骂去乱去下药去动刀闹它个天翻地覆出窍涅槃吧;让没有得到自由的爱的人也爱他或她的能爱,搂他或她的能搂,舒服他或她的能舒服,抱怨他或她的想抱怨,哭着骂着也还要抱在一块儿,得了便宜也还要卖乖,窝囊着也还要尽兴吧。同胞们,朋友们,闺女们,小子们,尤其是老小娘儿们,我心疼你们!

他出主意说,不要仅仅叫棋牌室,要叫棋牌茶室。

一面养病,甜美天天给他炖鸡汤山药枸杞,一面充当甜美创业的顾问,一面享受着家庭生活,一面不时想起39岁进北京的歌声笑语,而后又钻起牛角尖来。

他的命运多么有趣,他的拐点叮咛五四,他的故事胜过许多人的包括他自己的小说……人

与李丽华,也没有忘记李香兰,方桌圆椅,喇叭电视,一应俱全。在1979年,农历己未半年,公历12月31日,农历十一月十三,摩羯座,甜美的“乡思”棋牌茶室正式开张。鞭炮齐鸣,茶烟皆备,酒香扑鼻,与“白总”夫妇有餐饮之交、公关之交、清谈之交、文墨之交的众人来了个不亦乐乎,一半广东音乐《步步高》与《彩云追月》,一半邓丽君歌曲《甜蜜蜜》与《小城故事》,为乙城带来了新感觉新声色。满室鲜花纸花,满室贺词镜框,还有和田玉象棋、香港造麻将牌、日本造围棋与大量YETI名牌扑克置放得兴旺吉祥,有条不紊。由白总亲自操办监制的肉夹馍、热狗、三明治、大馅包子、鸡汤、奶油蘑菇汤加五星啤酒,土豆蛋白虾仁号称沙拉、沙律的……招待宾客,说笑声、碰杯声、喜歌祝词声、致敬致谢声,满耳满室满街。主客都强调,乡思棋牌茶室的开业是乙城的盛世盛事,是形势大好、愈来愈好的体现,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与富民政策的伟大胜利。最妙的是在便餐、汤品、礼物、言语、认识都是喜悦圆满百分之百的情况下,在嘉宾们正要告辞离去的时候,乡思室内的电视机突然打开,荷兰飞利浦——当时世界上屏幕最大的电视机——42英寸对角线、CCTV第一套节目,播的正好是电视片《三峡传说》,喇叭里放的正是李谷一的伴唱《乡恋》:

昨天虽已消逝,
分别难相逢,
怎能忘记,
你的一片深情……

这是一个奇迹,这是1979年年末的又一个快乐奇妙的伟大构思,写下了20世纪80年代开始时乙城的一个传奇。

棋牌茶室的名称“乡思”是大成起的,他当时既不知道当晚中央电视台会播放什么节目,也不知道李谷一是谁以及她会唱什么歌,更不知道这么一首多情委婉,却又不无哀婉酸甜之词儿的歌儿竟成了生活将要起变化的一个先兆。他们的茶室“乡思”与李谷一的“乡恋”,天然接轨无缝。

他当然更不知道次年上海《文汇报》专门报道了这个歌曲如何受到欢迎,更不知道《乡恋》的出世前后,出现了多少文艺事故,包括严肃的保留与廉价的感动,警惕防范的质疑习惯与欢呼雀跃的新潮汹涌。到处是生活,到处是时代,到处都撼动着历史趋向的变革与调整,点点滴滴,蓬蓬勃勃吵吵闹闹,纷纷乱乱。中国人的生活,正在迈上一个新的平台。

回忆这个时期,首先是时而偷偷摸摸,时而风起云涌的邓丽君盒子带。这样的带子多是广东靠近香港澳门的地方,甚至是南海上的渔民走私而来,但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邓丽君的轻声曼语已呈燎原之势。对于乙城百姓来说,她确有柔性新意,但李谷一还是要清新凉爽与洋溢大气得多。李谷一《乡恋》的出现立即气象万千,驰骋的歌声与天空群峰、江河旷野、春风碧浪互动在一起,就不只是歌厅酒吧间咖啡馆的小曲所能比拟的了。白总这边,审时度势,进退便宜,耳听六路,眼观八方,一会儿扩大,一会儿缩微,一会儿小来来,心照不宣,收放有术地在茶室里唱响着李谷一,然后是上海的更加嗲嗲的朱逢博,而邓丽君的温馨气声歌曲,也成为乙城乡思茶室的一个招引顾客的卖点。很可能是邓丽君引发了李谷一,同时李谷一包容也开拓了邓丽君。小小乙城人民,未

必不能做到得风气之先,在白总茶室,照样议论起了日本影片《望乡》中的裸体镜头该不该剪辑。这是怎样的岁月哟!

傅大成与白甜美呢,不只是躬逢其盛,而且是趁盛势直冲云天。

不见经传的小小的民营棋牌茶室,白总买来名为《乡恋》的盒子带,再加上超级大分贝音响,在这里喝水吃点心,在这里下棋打牌的顾客听到《乡恋》,听到《洁白的羽毛寄深情》与《边疆的泉水清又纯》,也听到了帕瓦罗蒂的《我的太阳》与西班牙情圣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致我爱过的女人们》。一个月后,乡思棋牌茶室毅然更名“乡恋茶室”。他们的茶室搭对文艺快车,攀上历史巨轮,分享了明星之光,诱导着各式各样对于愿景的理想,想了冰箱与洗衣机、电视机与录像机,想了亚洲四小龙,想了国民经济翻两番,想了苏联、新加坡、西欧北美,想了李小龙、玛丽莎·梦露与陈冲、刘晓庆,主要是想定了四个现代化。

那个时期的生活,就和一个小青年吃了一兴奋剂一样,三个月一蹦,六个月一跃,一年过一个坎儿,两年升一次级。到1983年,傅大成出了一本短篇小说集、一本诗集,姓名经常在文艺报刊上变成铅字。而到1983年,白甜美的茶室已经另建一个大七倍的新址,原址变成了高价别的茶室VIP部,还清了银行贷款,进入了良性循环。

棋牌茶室的建立与经营也有令大成极为头痛的麻烦:小小乙城,有的人才大吃饱,就悄悄恢复了赌博恶习。麻将一毛两毛最多到一块,还好说。种种新鲜的扑克赌法,二十一点、斗牛、攒蛋、炸金花、乐高,花样百出,险情四溢,黑话连篇,背景深深。尤其是更靠后兴旺起来的引人入胜的斯诺克台球,那个时期裁定了多少赌局财富再分配,无人说得清楚。白甜美苦心婆心,一面奉劝着顾客特别是老相识们玩儿玩儿就最好,万万不可违法聚赌,一面与公安局加了联系。必须依靠公安,又难以跑公安跑得勤太张扬,也难以把遵纪守法反赌博的口号唱得太过高分贝,她经营的毕竟是一个休闲茶室,一个放松心情消闲取乐的地方,不能变成做局打黑除恶的机关陷阱。

一切收费服务在给好人提供了快乐与享受的空间的时候,也提供了利用它蝇营与狗苟的可能。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生活使老子的名言变得如此明白。有了金钱,就有了享受、投机、取巧、诈骗、盘剥、盗窃与抢劫。没有钱伟大清高的同时却显出了叫花子的可怜相,还有难免的仇富心理。一时间,公安部门收获了各种举报,也发现了不少线索,什么涉嫌贩毒涉嫌为卖淫而拉皮条的涉黑人员,什么黑老五什么盗墓绑架诈骗拐卖人口者都往乡恋茶室集结。

白总三天两头地被派出所调查询问。有一次是两个赌徒在这里赌完台球,出门走到一个香烟摊前算账结账,言语与算术计量不和动了手动了攘子,被公安派出所拘留。并产生了对于乡恋茶室的种种怀疑与指责,包括茶室招牌含“恋”字,涉嫌微黄,这是一;棋牌茶室更名为茶室,有超范围经营与掩盖赌情之嫌,是二;三是播放的歌曲涉嫌靡靡软软,不利公民教育尤其是边疆地区的国防与敌情观念教育;四是经营者涉嫌对于表面玩棋牌球,实际赌博,其真心知肚明,他们口头劝阻,却又用来非法牟

生是谁的构思呢?1940年出生,日军占领下的东北,叫什么“满洲国”,1945年苏军粉碎日本关东军老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5年辍学,1958年复学,1959年娶媳妇,六一年当爹,先是不成家,后是享受家,1979年北京开会,心神荡漾,文采飞扬,笑的风现出了才女的容貌体形,他已经不知伊于胡底,恰在这个时候,猛的一场腹外科急诊手术扭转了人生方向,这是一种多么完整,多么诱人,多么出其不意,多么出神入化、庄严多义的整体构思!伟大的物质世界,你的规律法则科学概括声光化电惯性正反加速度,当然还得加上生物学细胞分裂雌雄异体,生育死亡,就是天地伟大的构思。越是客观的世界,越是有构思的主体性与坚定性。你的诗性、小说性、禅性、易学性,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而狗男女也罢,我也爱也罢,苦绶珠魂归离恨天,吊诡矜奇,病神英泪洒相思地,用泪河浇灭掉爱情火焰梦幻又是多么伟大刻骨的构思啊。

我爱白甜美,他在梦中叫了起来,白甜美叫醒了,他其实听到了自己的内心的呼喊,他已经十分清醒了,他重复着对甜美说,“我爱你,我爱你,我永远爱你”,白甜美幸福得哭泣,羞怯地躲避,然后实实在在地把大成抱到了自己的胸上,安慰大成:“等等,等等,等你好了,等你养好了,你不会白疼我的,大大的成,他爹!”

大成的手指抹到了甜美眼角与腿上的泪水,他哭出了声音。多么幸福的一哭呀!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白甜美的路子连傅大成也完全想不到。还有过去认为他不会说话,只是不会与大成说话罢了!她太敬他爱他讨好他高看他了,在他面前她紧张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其实呢,引车卖浆之语、忽悠、龙门阵、唠嗑、拉呱、八卦、天南海北、骂骂咧咧、一语道破……到时候想要什么,就能来什么;抛来什么、掉下什么,她也一定能接到手什么,歪来正对,热来凉应。转眼间,她找到了合伙人,她在大成认可下,用房屋的居住权作抵押,从银行获得贷款,从娘家也要到了支援。再说大成由于他的创作势头,由于他的北京之行,乙城文联把他调动到了文联创作室,并且分配给他两室一厅、使用面积达85平方米、水电暖设备齐全、厨房使用液化石油气、有抽水马桶卫生设备的公寓房——用作贷款抵押分外好使。

甜美租了本公寓楼两间空闲的半截地下室,粉刷修整,张灯结彩,悬挂西洋景与电影明星照片,刘晓庆、陈冲、张瑜、郭凯敏,一直追溯到周璇

鲁迅自己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所以这次课主要讲了《野草》。这是鲁迅青年时代的作品集,很难读懂,我也没读过,好在钱先生是边读原著边解释,一整天的课听下来,觉得还挺有意思。钱先生也和小伙伴们口中的不一样了,和学生时代老师讲的更不是一回事。

钱先生说他研究鲁迅几十年。那么鲁迅真的值得这样研究吗?哦,其实鲁迅有着很强的经典性,而真正经典的东西是经得起研究的,不同的人能从经典里面读到不一样的东西。而且,经典也会常读常新的。就像钱先生说的,“鲁迅的哲学”他20年前在北大讲过,现在再讲,还是觉得有意思。他说鲁迅已经融入了自己的血液,是自己话语中一辈子都无法摆脱的人。

回到家,我很想自己读一下鲁迅的原作,于是在网上淘了一套很老版本的鲁迅的小册子,闲时翻看。

鲁迅的文字确实犀利得要命,后来,又在其他地方看见了鲁迅和青年人的对话,又毫无严肃和拘束感。鲁迅也是有自然可爱、温情的一面,这和钱先生有几分相像。

至于当今某些人对于鲁迅的冷淡,原因是复杂的,包括鲁迅曾被推向神坛,被简单化,使得一些年轻人产生了逆反心理。

作家出版社要出一本图文并茂的钱先生的

摄影画册,叫我跟着去采访他。高兴。

本以为养老院都是阴暗简陋的小房间,里面是呆滞的目光和冷漠的护工。非也。这里和五星级酒店差不多。在电梯里,碰到了几位老人,他们得知我们去的房间号,便知道是去找钱先生。可见钱先生的名气。后来得知这家养老院还拿钱先生做了免费广告。

瘦小乐观的钱夫人跟我们寒暄了几句,备好饮水,就进了自己的房间。怕打扰我们还关了门。

采访很是随意,像朋友间的闲聊,没有提纲,也没有主题,这和钱先生旅游、拍照的风格很像。钱先生说他出去旅行一般不会提前做攻略,全靠直觉去看,去感受,这样会更原始,而那种被灌输了一些知识后的感悟,犹如被加工后的食品,虽然看上去精致,却丧失了食物最原始的味道。

采访间隙,钱先生从他的房间拿来两个小玩偶放到桌子上,一个小兔子,一个小小的熊猫,我们不知何意。他笑眯眯地说,兔子就是他先天的化身,而熊猫是他后天的化身,说自己的样子和性格更像熊猫,所以他对这两个动物有着特别的偏爱。

我问:“您这么喜欢小动物,为什么没有养呢?”

他说:“我喜欢动物也只是精神上的,不会养

到钱理群家采访

□陈黎

第一次见钱理群先生是2015年,在他讲鲁迅的课上。之前我没听说过钱理群,也对鲁迅没兴趣,只因报这个课的人很多,组织者也很牛,所以我就稀里糊涂地进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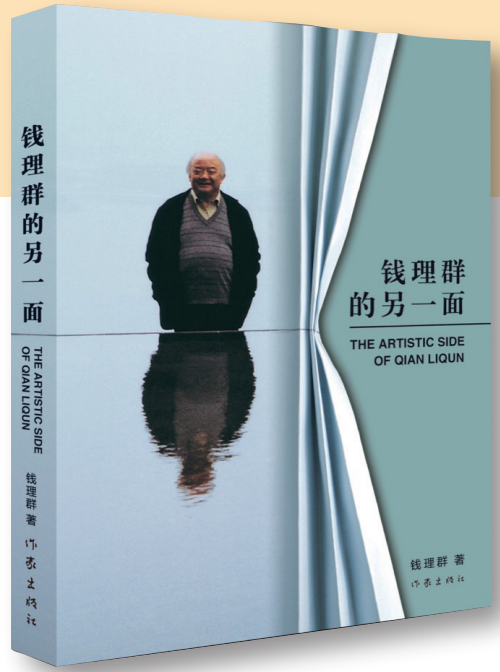
一进教室,看见一堆人围着一个白发老头,这一定是钱某人了。只见他五短身材,穿着简朴,秃顶,刀眉小眼——典型的中国红色电影里的坏蛋模样。

然而钱先生一笑,又是一副慈眉善目、天真可爱的气质,像个孩子,也像弥勒佛。他讲起鲁迅来一点不含糊,透出他平日里的功夫。胖胖的他像个大音箱,不用麦克风,且越讲越来劲,三四个小时讲下来,不见丁点儿倦怠。

如今我早已忘记他那次讲了什么,但有一句话却死死地记住了:要学就学得踏实,要玩就玩得痛快。因为,我一直以来的做法正相反。

两年后,还是钱先生的课堂上,这次是讲《鲁迅的哲学》。课前,我把这事告诉了我的一个同学和一个做图书编辑的朋友。我这同学说,鲁迅能有什么哲学咯?而我编辑朋友则说对鲁迅不感冒,觉得他是被政治捧起来的人,没啥值得关注的。他们不约而同地这么认为,不但没有打消我的积极性,反倒更挑起了我的好奇心:鲁迅的哲学究竟是怎么回事?

钱先生说鲁迅没有写过专门的哲学著作,但



种思考,就瞬间变得严肃和冷峻,甚至有几分凶相,像个夺命者。此刻的他和弥勒佛决然是两码事。看来他是既“能容、常笑”,又会化笔为刀,刀刀见血,令某些人胆寒不悦。

钱夫人从她房间走出来说:“该吃饭了”。我们吃了养老院的自助。饭后,钱先生带我们去院子闲逛。他每天都会院子里散步,走走停停,既锻炼身体,又放松心情。久而久之,他似乎已经记得了院子里每棵树一一些叶子和草的样子,而且他会观察某棵草、某片叶,会与昨天、前天……有什么不一样。他喜欢静静地看着它们,喜欢坐在长凳上放空、发呆。

我好像渐渐明白了为什么钱先生说摄影对于他很重要。与自然的交往,是他读书写作之外的另一个精神与生活世界,而摄影,则是他与自然对话、聊天的一种方式。他说自己是“五四之子”,也是自然之子。说自己没有这样的互补会活得很难受。于是我又理解了他为何说“这本摄影画册比他以往的那些人文著作还重要”。

临别时,钱夫人说她会做好吃的蛋糕,下次来的时候提前打个招呼,她可以先准备一下。她学的是西医,有点西范儿。然而,我们是没这个口福的,不久,她就去坐在了上帝的左右。我们仰望蓝天,钱夫人一袭白衣端坐在上面,还是那天的甜甜的笑容。